

大地在怒吼

朱耀庭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冀南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同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及无耻的汉奸作殊死斗争的光辉业绩。小说故事生动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质朴，文笔流畅。

大 地 在 怒 吼

朱 耀 庭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4.375 印张 357 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定价：5.00元

ISBN 7-80505-124-0/I·124

序

邢崇智

为书作序，是件困难的事，而又不应该推托，朱耀庭同志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他在古稀之年，毅然花十年的时间，写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真是难能可贵，使我赞叹不已。

读完《大地在怒吼》，勾起我青年时代的许多回忆。书的主题思想，是写军民八年浴血抗战，同心同德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事迹。书中写了许多艰难的，有时是悲惨的；有时是雄壮的，或是令人兴奋而欢乐的各种场面，一下都展现在我的眼前。有许多好象熟悉的面孔，有的是八路军的战士，有的是武工队员，有的是普通农民，有的是一般区、村干部。他们那抗日的决心，他们那坚忍的毅力，感动得使人流泪；他们竟有这样的能力和智慧，善于处理各种艰难复杂的问题，令人赞叹而惊奇。另一方面，日寇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和屠杀，使人不能相信他们也是人，他们简直是披着人皮的虎狼。这各色各样的人物，又历历在目。书中并无华丽的词藻，完全是用群众的语言写出来的，读起来很顺畅，如饮清泉，如听细乐。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共鸣，看到那为祖国而无辜贡献的人民，是对后人很好的教育。这是一本好书，我向朋友，特

别是向青年朋友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的出版，是对参加过抗日战争军民的歌颂；也是对日寇的控诉。我能在写这短短数百字，也是略表对革命战争年代英勇献身、长眠地下的烈士们的慰藉。

目 录

第一章	八路进村	(1)
第二章	收缴溃兵	(11)
第三章	马庄歼敌	(22)
第四章	祝捷大会	(31)
第五章	周巧觉醒	(40)
第六章	梨园风波	(52)
第七章	水落石出	(68)
第八章	老茂进城	(77)
第九章	久坂奔袭	(88)
第十章	鬼子扫荡	(98)
第十一章	荒坟小屋	(106)
第十二章	摩擦开始	(114)
第十三章	衣锦还乡	(123)
第十四章	如梦如幻	(131)
第十五章	情报处长	(138)
第十六章	西沟事件	(149)
第十七章	割袍宣誓	(161)
第十八章	启蒙羊信	(173)
第十九章	大脚诉苦	(180)
第二十章	破除迷信	(189)

第二十一章	民主民主	(196)
第二十二章	发动群众	(205)
第二十三章	刘柱后悔	(221)
第二十四章	狼沟伏击	(233)
第二十五章	报社受困	(242)
第二十六章	营救战友	(250)
第二十七章	龙宫脱险	(260)
第二十八章	久坂中计	(272)
第二十九章	铁蹄之下	(282)
第三十章	死者生还	(290)
第三十一章	革命情谊	(302)
第三十二章	沈山牺牲	(313)
第三十三章	秘密进城	(326)
第三十四章	秋菊受辱	(334)
第三十五章	计杀久坂	(343)
第三十六章	马庄锄奸	(354)
第三十七章	连夜结婚	(361)
第三十八章	珍珠泉边	(370)
第三十九章	阴谋未逞	(378)
第四十章	暗渡陈仓	(391)
第四十一章	未死先葬	(398)
第四十二章	人蝗大战	(410)
第四十三章	男人女人	(417)
第四十四章	织机欢唱	(431)
第四十五章	敌后救灾	(436)
第四十六章	运输线上	(443)

第四十七章	计斩密探.....	(455)
第四十八章	刘柱立功.....	(465)
第四十九章	孤胆英雄.....	(475)
第五十章	兄弟易娶.....	(483)
第五十一章	狂欢胜利.....	(496)
第五十二章	新的战斗.....	(502)
尾 声		(510)
后 记		(515)

第一章 八路进村

一

屡遭溃兵糟害的人们，被吓散了魂儿。逃到山沟里躲避兵灾的男男女女，陆续返回村中，锅碗瓢盆还没有安顿好，又传来了“有溃兵”的惊人的消息。

村里的人又炸了，没命地向四方逃跑。恨自己没长着翅膀，不能飞上天；恨地没缝，钻不进去。

一支队伍从村西的大路上开过来。前边的人骑着马，后面跟着挎盒子枪的。

“老乡！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是抗日的军队。”

“乡亲们！别跑了，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军队，对老百姓好着哩！”这是几个尚未穿军装的新兵，他们用沙哑的乡音喊着。

人们好象聋子，仍然向四面八方跑去。

战士们都那样整洁，一身灰布军装，裹腿打得紧紧的。每人除自己的枪支外，都背着一个背包。背包用细绳或旧裹腿捆成方格子，背包后面掖着草鞋。休息号一响，队伍便

整齐地坐在大街两旁，随即歌声四起。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嘹亮的歌声，在惊慌未定的村子上空波荡萦绕。

几个古稀干巴老头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些兵，偷偷地在嘀咕。

李志英的院子外边，有一个碾棚，连个门也没有，碾棚的旁边，就是一个大猪圈。九月天的粪池，不住地翻着气泡，臭味一股股扩散出来。碾道里撒着驴粪，战士们找不到扫帚，就用树枝来打扫，连厕所和大街都扫得干干净净。那些兵老实地就坐在碾棚里休息着。李志英回来一看，猛一愣，他以为准是大兵们抓民伕来打扫的。他又到外边去看了一趟，到处如此。

李志英今年55岁了。是新发的中农户。人们为什么叫他李志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开始有人喊他志英，他不答应。习惯成自然，人们喊得多了，他也就答应起来了。再后来，他的日子过得红火了，那些“洋秀才”们，替他做了新的解释，说这个英字是英雄的意思，这个志英的大号不错。从此，谁再喊他李黑子的小名，他倒有些不高兴了。

李志英不光劳动好，且为人耿直。他看不惯的事，能和你吵得脸红脖子粗，只要把道理说通了，过后屁事没有。

他怕儿子娶不上媳妇，日夜操心。大小子今年19岁了，在他17岁上那年，找下一个7岁的小闺女，作为童养媳养在家中。二小子今年才9岁，前两天，趁着人们急着给闺女找婆家，就给他说下一个17岁的大闺女，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人家嫁女是甩包袱，自己是趁机捡便宜。他把媳妇接到

家里来，和老婆说妥了，又劝说儿媳把辫子剪掉，穿着一身男人的衣裳，她又没有裹脚，说她是他的二小子还满象哩。

今天一贼溃兵来了，炸了村子。他们由大小子挑着包袱，二小子（假的）牵着毛驴，驮着婆婆，全家很快就逃到村北小山沟里去了。从这点看，他到底还是捡了一个便宜。

李志英看着大兵们的规矩情况，看到自己的院门未动，心里在翻腾着，象开了锅。常言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从大清到袁世凯，到直奉战争，到冯玉祥反阎锡山，到蒋介石统治中国，谁家的兵不糟蹋老百姓？哪桩桩哪件件不是说明了这个道理？这已是人们多年的生活经验了。农民是现实主义者，要解开这个疙瘩，光讲大道理不行，还得看大兵们的实际行动。

石蛋子是石茂财的长工，受东家委托看家。他看到大兵们很规矩，敏感地认为这不是装样子的。他大胆地把大门打开，请大兵们到东家的家中去住。指导员看了这个闯进院的格局，又看看石蛋子的穿戴，和长期劳动的双手，猜出他不是这户人家的主人，于是和他攀谈起来。

“首先我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觉得你好象不是这户人家的主人。”指导员笑嘻嘻地拉住他的手。

“我是个长工。这两天我当家，掌柜的叫我给他们看家。”他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当官的。

“那就不能这样办，你会受东家责备的。这使不得。”20来岁的人，尽量学着北方话。

“我不能让房子空着，叫弟兄们住在碾棚里！”他拍着胸脯说：“他把钥匙交给我，我就敢当家。”

石蛋子和指导员再三商量，这才把一班弟兄请到他的长工房住下了。

二

李志英听了石蛋子的话，下决心把自己的院门打开了：

“老总！搬到屋里住吧！碾道多寒碜，怎么能住人！”他那干瘦脸上的皱纹伸展开了。“你可别见怪，老百姓都叫中央军糟蹋苦了，谁不害怕。”

“有个碾棚，能遮风蔽雨，就不错了。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茫茫草原，哪天不在野外露营。”听口音，他是江西老表。

“我的屋子是空的，叫老总们住在碾道里，我心里过意不去。”

盛情难却，大家把背包放到屋里以后，就打扫院子。有的战士，把水缸洗净，担了满满一缸水，还多挑两桶放在水缸旁边。

李志英的一家人都回来了。“好人不当兵”的疙瘩并没有完全解开。马心爱（二小子的未婚妻）暂时还装着假小子。战士们都知道这是一个6口之家，老两口，三个小子，一个小女。只是“二小子”脾气古怪，连句话都不说。有一天，一个年轻战士，为了“进出要宣传”，拉住“他”的手说：“老乡！咱们一块拉呱拉呱！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嘛。”她的脸一下憋了个通红，挣脱手跑到屋里去了。那个战士傻了眼，一时竟回不过神来。

宣传队是活跃的。标语组在灰色的砖墙上，用石灰水写

着标语，字写得整洁刚健，吸引住了一些识字的人。

“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鱼儿离不开水。”

“动员一切力量，团结起来，争取抗战的胜利！”

“……………”

宣传队员们是那样精干活泼，穿一身灰军装，绑腿打得高高的，穿着用旧布打成的草鞋，草鞋的鼻梁上缀着红绿线绾成的绒球。华北的老百姓，谁见过这样的兵呀？这就是现在的八路军，过去的红军。

就是这样的一些年青人，领导人都喊他们“小鬼”，他们竟能站在梯子上，悬手写出大字标语来。从地下往上看，是多么显眼醒目。围观的人很多，菜园村的几个写家都赞叹不已。有的看字，有的看内容，有的看人，小孩子们则是看热闹。

有两个宣传队员在教儿童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雄壮嘹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整齐的清脆的童音。有的孩子还在笑。宣传队员只是耐心地教着，以好听的声调来吸引他们。

李志英也被吸引过来了。他可不是为了来学唱歌，他是来看人的。他还在琢磨着那个“好人不当兵”的老问题。他看到这个教唱歌的小伙子长得多俊气。等他教完一支歌时，他随便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唱得多好听呀！嗓音又细，多象闺女的嗓音。”

“老大爷！”他随便叫了一声算是回答。

“老大爷！她是一个假小子！”第二个宣传队员向他解释了一句。

“啊！”李志英倒噎了一口气，又把她仔细端详了一番，看穿戴和外表，还是一个小子。她把帽子摘下来，他再仔细一看，满头漆黑的头发，脸膛那么俊气，他才知道自己看走了眼，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闺女说：“大叔老眼昏花，别见怪！”

一片笑声。

李志英还在想：“可真是——一个闺女，八路军中怎么还会有女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观念，在他脑子里开始动摇。

三

李志英说的那个女兵，名叫柳青青。有的战士故意喊他蜻蜓。

听标语组的同志讲：有一个青年妇女，看十大纲领时十分认真，竟然一字不掉地抄在本子上。这个妇女叫林素香。

青青要去深入群众，怕人家把她看成男人，就把军帽拿在手上，露出满头漆黑的头发，再配上那俊俏的面孔，滴溜溜的两只大眼，没有人怀疑她是个男兵了。

她进院就喊大娘。林大娘应了一声，从屋里迎出来。她吃力地拧着那双小脚，没等她迈上几步，柳青青就站在她面前了。

一老一少坐在一起，才说上几句话，林大娘就没词了。她赶快喊闺女：“香子！你来和‘冬至’说回话，让我去做饭。”就挪动小脚往外逃。

“大娘！你坐着。”青青扶住林大娘说：“让我去帮着

姐姐烧火，做饭说话两不误。”青青说着，笑咪咪地跑进了厨房。

林素香正在巧妙地捏着窝窝头，一个，又一个，一个个地摆了半笼屉。青青好奇，便拿起一坨面来捏着，怎么也捏不成这个小小的“黄金塔”，她只得帮着烧火。可老烧不开锅，她着急了，便往灶里又塞了两把毛柴，灶口往外翻滚着黑烟。

“人要实在，火要虚。”林素香说着，把塞得过多的毛柴抽出一些来，用烧火棍把毛柴挑起来，轻轻地拉着风箱，“轰”的一声，滚滚黑烟，变成烘烘的火焰。

“青青！光说抗战，抗战！能把日本鬼子打走吗？”

“能！”回答得铿锵有力。“只要把千千万万的群众发动起来，就象这烘烘的火焰，就会让日本鬼子陷入火海之中，把他们烧焦，烧成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日本是个小国，人口少，资源缺，国内人民反对。他们最怕我们坚持长期抗战。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青青要告辞了。林素香把她送到大门口，才说要和她拉拉手，说上两句欢迎她再来的话，却看到从地主的长工房里走出一个中年军官来，想等这个军官过去了，再和她说话。

“王副主任！你也来深入群众了？”柳青青随便和那个人打着招呼。“我来介绍……”回头一看，林素香早倒转身走了。王副主任已经看清楚了，她就是昨天抄十大纲领的那个姑娘。那窈窕的身影，羞赧的神情，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

走了几步，她回头一看，素香正从门口探出头来，看着

他们。

青青来过素香家几次，二人已经亲如姐妹。青青在素香家吃过两顿饭，都是实在推不过去了。青青还把自己珍藏了很久的心爱的“宝物”送给了素香。当时青青动情地说：

“素香姐！我们和国民党打了多少年仗，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同志们难过得都哭起来了。我就更想不通了。我爸爸是叫国民党打死的，大仇未报，倒穿上国民党的军装，要当国民党的兵了。最难受的，是把红军帽徽扯掉，换上国民党的帽徽。气得我两天不吃饭，人都瘦了许多。真没办法，这是党中央的决定，都得服从。这要克制自己，为了革命大局，放弃个人恩怨。我就把红军的帽徽——红五星藏在身边。现在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确是难得的纪念品，林素香一直珍藏着它。

经过几次谈话，她对林素香有了深刻的理解。她家中人口不多，就是父母亲、她和兄弟4口人。父亲是一位清朝的末班秀才，过去在“坐馆”教书，每年也能挣点钱养家糊口，兴了洋学堂，秀才吃不开了，就闲在家中，油瓶倒了，也不肯弯腰扶起来。她小学毕业以后，家景跌落下来，无法再读书了。她最大的心事，便是父母包办了婚。女婿是个大学生，结婚以后，一夜也没有在一起住过，他便到北京上学去了，还写信通知她说：自己在北京早有爱人，请她另找佳偶。父亲是个“老古板”，不肯让她改嫁。

“素香姐！象你这样文雅的人，竟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从溃兵手中夺枪？”

林素香空手夺枪的事，是不久以前的事：

那一次，她和母亲去躲避溃兵。跑到村北的一个小山沟

里，和从东边逃难上来的一个姓田的女学生躲在一起。她们刚坐下，连话都没顾上说两句，只听有人喊：“溃兵！溃兵！”果然从北坡上跑下三个家伙来。两个穿着军装，一个已经换成便衣。有两个到南山沟抢东西去了。这个穿便衣的家伙，用枪逼住她们。她们都把包袱扔给了他。他笑得象狼嚎，瞪着那个女学生，要她躺在草地上，说：“不干！我就枪毙了你！”

这时林素香大喊一声：“住手！”便冲过去，用力把枪筒攥住。

小田也拼命地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几个农民也跑来了，都大声嚷着：“捉住他！捉住他！”寡不敌众，那家伙害怕了。

“叭勾！叭勾！”南山沟里打了两枪。趁着农民回头看的时候，那家伙仓皇逃了，枪也不要了，包袱也没有敢拿。

四

这一回青青要走时，素香送她到大门口。可巧又碰到了王副主任。

“这是王副主任，你们是老乡。他就是贾县人。”青青拉着她的手说。

她大方得多了，亲热地和他握了手，还闪电似地瞅了他一眼。

王副主任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握手时，只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手，便把手收回去了。他微笑着说：“听说你很关心抗战的事，有时间时，咱们一起商量一下贾县如何

坚持抗战的大事。”

林素香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青青陪着王副主任走了。边走边说，有时又是笑。素香觉着青青可能是在说着自己，心中暗暗地有点高兴。

这位王副主任，是贾县城里人，原来在贾县中学当语文教员，是地下党员。八路军一到山西，他便和几位同志到辽县和八路军接上了关系。尔后，他被暂时分配在团政治处当副主任，投入了开展贾县的工作。到梨园村以后，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他已经和石蛋子、林素香、石魁魁谈过几次话了，特别对石蛋子有了较深刻的了解。